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序八

太師孫相公七十壽序

賀弦蒲南公八十壽序

賀孟津令衷白夏侯壽序

奉賀陳母范孺人七旬壽序

賀帆如員外杜公吳方二母太宜人雙壽

序

賀顧母太夫人七袞壽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
賀相國玄弓宋公壽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目錄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序八

太師孫相公七十壽序

歲當五月二十有五日天气陽明用事愷陽孫
公覽揆辰齊生自高陽來邑人謀酌大斗于公
求鐸言夫公文章事業炳絢天壤婦人女子疇
不知之亦奚庸是譏譏導引引季又不宜言獨
公出處之大支天所壞關係數百季安危之重

世受其祉其隱微則人鮮有知者爲誦言之夫
自長星亘天戊午釁焉荼毒遼陽鐵嶺諸重鎮
亂不可遏費士馬糧糗當事者無制已速敵又
失數名城已逞敵心神宗皇帝赫狀震怒欲執
一二臣罪而書木已警債軍自獨石喜峰東日
討卒區其脊寧宇乎神宗升遐公艸遺詔陰固
又十季人心臻于昌博炎廟青宮皆章疏多調
停衆怒如火不易謀岌岌幾搖國本公力斥風
癩議已靖中外始爲謚狀登極一詔公屬筆洋
洋懿訓兆物收經不違而道挈九咳而陰維之
已獎王室未幾敵益蹂躪東土朝士齔錯談之
色變將不暇乎險哀矣公方入贊大政而朝士
薦滿公車公抗表請往視師單車所向爲諸路
率東制大海崇山之勢北禦西夷叵測之鋒我
兵忸怩創爲車營十二淬厲兵實補財力虛耗
者十九自元戎裨帥千百夫長公與同其苦不
事參養羈縻而開布已信義恩不揜威趨事無
期守地不失尺寸循行其陣不違其馬罰無忒

賞無宿畱鎮定大猷一切樓櫓塹壘木樵虎落
斥堠鑿山通道塞隘浚水必躬親之敵卽狡焉
肴讐大邦之志而公歷多修繕不懈淡得於衆
戰功積數季拓地四百里公惟觀敵氣之疾徐
而爲之備敵亦稍稍懾公比季建祠于寺人督
府遣一介召文問公公謝不敏且告召邊陲之
老臣無外交外交是自速大氓也無乃肴罪乎
肴罪其奚召炎吾子之賜竟不報今上御寓公
所奏縷悉指掌眩如如行間無赤米而困鹿攸
給蒲羸不就陸人水人藉額多寡右牝左牡周
旋無究若干日其所嫺習蹶張騶發飲飛伎擊
材官之所張槎檣之所偵伏若干人細而冑鎧
弓矢刀劔矛鋌盾鉦旗旗橈角火攻之具木防
之器若干事怒馬若干芻藁若干可支若干季
腹心安則四肢有健氣樹木之本根堅確淫風
雪雨不能害十季間公陰爲牖戶之也邇來皇
上雅意撻伐之治素重公知關門一區天下實
喉視之關門救寧薊門左輔上谷鴈門俱寧求

如神宗肯暢轂埋轍綏旌卷旆不可得乃已已
庚午鹵從馬蘭谷竊入寇公受命于敗軍之餘
慎呂自持本末搏肇陰呂紆皇上憂乃與贊畫
茅元儀輩介馬入潞水星馳呂下關門復四城
邊堡十胥一收疑將士女不惑敵遣壯士佯款
公火其書臬其使數十萬人因呂綏靜昨季秋
大凌告警公鞭張監軍寄信役謂敵勢蠡午乃
欲撓士心徼惠於先王先公之禱呂不墜其關
門老臣不敢愛其身背城借一卽不幸呂身濟
國敢不惟命是聽爾衆其罔胥二心左右皆爲
感泣迨中使置之董戎爲之物官而富都那豎
是賴掣肘中多兵氣漸不揚公差與伍疏數十
上乞歸上弗許無已乃許公自東歸今季七旬
矣夫公文雅摛龍鸞功名爛於景鐘胥大能謙
不呂寵利居口不言功而功亦未訕皆其顯易
知也若夫陰奠社稷蒼生於人所不知予臚其
大如此王之蓋臣四朝咸默受其福豈止宅亮
揆弼一人皤髮龐眉優游坐論詢言事佐璣衡

之易哉人言百齡介祺寧于胡考爲公賀余曰
天生公嘉遯一爻胥合于名遂身退其輯四夷
陰惠及子孫黎民俾國家陰享利于數百載斯
實爲我祖宗二百七十季得人賀矣

賀弦蒲南公八十壽序

惟皇帝十胥三載某月日爲渭上吏部尚書玄
圃南公初度庚辰秋七月朔三日陳君魏君胡
君子執贄謂余公通籍六十今季春秋八十矣
天祐茲老成人遯于山極家敘舊物身拯厄縣

邑鄉置兵者弊之曰禦侮饑者弊之曰糗糗
者弊之曰樵木涉者弊之曰舟杭驛者弊之曰
馳驅拯眚救戾靖之休之城郭山藪林麓之人
無不被其惠殖故汪是渭土也渭之利哉微諸
子卽關曰西欲觴吾公亦猶夫是也子大夫其
胥言王子曰諸君子之言篤矣狀而用絜新尊
僅如斯而已乎諸君子未知其大公之行如農
胥畔不胥越思譬之川演于邛浦也其道宜自
得壽也余請爲言之公蘊道敦固于天之休胥

善迓焉者方公登庚辰第念祖母范夫人大耄
請終養嘗江陵相內嬭用事方奪情震疊縉紳
無敢言終養請江陵乃大恚移文西安答之耽
耽欲言螫公矣久之言職方歷文部考功文選
四季吏不得爲奸覆疏殿最人才言千計業業
狀聰明顏色不少借戊戌計羣吏治蠹滌惑所
颺言皆譽髦所黜皆儉墨蝮蟻乘成者之私人
也獨渭之利耶及爲冏卿司農曾言匱故借冏
寺馬價久不償翁疏糾之相近爭於午門又疏
論吏刑大臣不法狀碌碌骯循媚政府言苟取
悅寧失一肯擅權者之指而不欲拂天下是非
之公政府嗾之言者食岑艸忍默而政府日言
重公用伉直削籍歸所爭馬政戒備用人淑慝
滌夫鴟義斯獨渭之利耶繇是二十季不肯起
公公之侃侃動中外矣熹廟初始起太常卿爲
璫甌徙南請告今皇帝初起公南戶部尚書嘗
徵發繁多冠蓋望道縣官得爲何如哉余嘗
思神廟之休暇則輒思公思公而不易觀其後

起一則輒日夜幸公之鮎背長久而食夫匡弼
斯世休庇斯民之報公之身世運所藉曰熙隆
天之私介公曰久長之壽與國家岡陵昌熾引
重平格豈偶朕也耶况公席累世光顯易驕易
汰姜泉公瑞泉公弟二泰公長公禮部某公次
君祭酒中幹公可謂盛矣天豈偏介其休惟公
胥穀曰來之故耳夫公之出處天曰為天下重
輕視鄉鄙之兵者饑者骼涉者驛者不僅僅汪
于渭土歟今矍鑠八十無胥抑天下之議而絀
公公遂能忘情天下不出曰荅龍光乎昔鄭公
潞公居雒曰道自物皆享遐壽其棐常舉動保
釐心事與公多類史家謂宋真仁皆人才瑰瑋
多博大期願輔世忱恂為國家之利天不欲興
此治而胥沉抑播棄之歎不復老成典型矣是
故公之康濟似鄭潞而累世光顯厥後能繼被
祿胥奭皆公之引其煦沫而隨其操契也於戲
盛矣王子于是與諸君子拜稽曰公之得壽誠
自為挹注非如雨澤必降命于天也天亦不能

揚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七
不因而培之無疆魏君陳君因潔新醕進數兕觥于華山渭陽之間

賀孟津令衷白夏侯壽序

歲壬申十二月二十七衷白夏侯懸弧辰也邑大夫賀諸生謁庶民趨走誦夫津之風黷撓而無章久矣奚已至於斯歟非二季間公所罷民不佞者數十事申愛民者數十事靖之已禮之故虜今祝公固松栢而岡陵之矣從來經生迂疎絕口不言富強而寇至獷悍不知兵歲荒蹶踣凍餒朝夕不相保則不言富強者坐致虛弱貽國家已莫大憂豈足食足兵意哉今天下且多故矣今季議防邊明季議防寇而度支告匱災異遞警秦晉登萊宛葉之孽灸集鳥聚於山谷河內一帶肆劬我人民司州屬農夫釋耒工女下機黔首思亂犬牙噬嚙給事御史臺請邊兵天子赫狀斯怒遣左良玉兵二千五百復嚴已責重臣恐河已南不勤于民緩于禦寇寇益生心非保障之善謀也蓋人情懈弛之久易于

玩脫穀雜間寇踰河而競兵燹之事戰鬥之患
蠡呼而附聚之地方止罷于奔命已耶公曰意
經曰義緯倣子產之庀羣司慎閉藏宵巡漏二
十刻不寢穰苴持箸孫吳說劍斷斷中也公之
儁才茂惠不苟于治其惠出于尋常循政畷畷
者它數十事不枚舉余豈為是誦言哉曩之為
宰一裘綏盡之矣而今兼邊塞戎餽之備曩可
彈琴而治所蔭一邑耳今扼黃河吭喉比于君
子之祉宛鄧鞏雜淮蔡肝腦無恙實紓難焉若
是乎公之壽吾民溥矣善醫者治未病善弭變
者銷大憂公之控制使河曰南不騷動詰戎振
旅儲火戒舟皆自胥曰馭之則乎日靖之曰禮
當胥進焉者公其圖之天子將不次用公豈余
所謂勤子民曰禦寇者則公其人耶孰謂富強
戾于王道哉譬諸丕穀無病豈可為養需誰不
知朕遇病則急需艸木金石曰攻毒而煞蟲舍
之曰梁黍拯阡危之症已不能朝夕而欲優游
冀其自愈其何能淑哉迺知公之愛人且勇其

溥也則皆其壽也所曰曰公壽公耳公聳余言不輟狀加觴歟昔人得禁方走告秦越人秦越人笑曰茲我所稔知噫心則誠矣

奉賀陳母范孺人七旬壽序

吾爰御史道莊陳公一日過予曰某胥母明季七袞悅辰在正月二十二日先御史困諸生間家不腆先君背而太孺人茹苦二十餘季撫藐諸孤三人某爲長濱于窘賴母氏尸養嚴教始荷析薪迨甲戌某釋褐爲樂亭令陟御史巡按

山東又巡按提淮揚蘇松學政先是得曰珈禴率內外孫十餘人拜上壽今吾里閭思曰觴老母介睂博色笑之愉非子大夫之言不可子其圖之予受命適適狀曰道之所許善祥臻焉其斯爲人子之不易邁而君子當思其胥曰子也古之頌禔饗者莫壽乎是尚乾曆弗繼而坤曆盛勤于紅心心下下操作事堂上燕夫子事無慮巨細無不自十指出者所曰胥離和無悒憶朝夕曰相之殆三十季也自是之後內恃一太

孺人外恃一遺莊左右藐諸孤計此豈太孺人
荼苦持戶勲劬已督遺莊之成立其大造陳氏
形影嫠恤胥一日之樂而色笑之愉耶今遺莊
履道持斧自樂亭已及巡歷立教首除姦官釐
文轍無敢胥淫御史之恣度者于春之熙方羊
而率諸弟與孫登席上壽更已御史臺所膺錫
命捧珈繡獻褕翟羶薌而進之備鐘鼓管絃之
奏啓處胥儀問之遺莊太孺遂卽色笑心醲迨
朕而愉歟恐太孺人念及家不腆衍夫子三十
季孀苦二十季餘百窘千殆豈易已華陳氏之
宗鬱胥今日太孺人胥啣觴而痠心者耳朕則
一日之愉憂憂為難乎否耶予因是感而言焉
太孺人性貞慈且嚴也大造陳氏非已姑息之
舉動遂能楛柱之如是蓋前已瘁而後已勵光
祐能亢其宗而苦節已耀已遺莊之為之子也
遺莊思博太孺人一日之愉厚百季之齡則又
不第樂亭巡歷奉職無害而已也御史佐宰相
為天子廣鴻德為天下蒼赤造寧謐得其要也

刮舊弊之黜昧一事務求諸道一言而引之于唐虞熙皞之治經世成風大禮大樂鑄冶乎兵刑農桑高明融顯不爲苟且偷惰之習海內方多陳御史之能不其職析薪能荷不虛耳太孺人聞之可日日進數觴無吝所瘳令名懿則綏靖中夏民無黷澤無嘯天地萬物無不昌遂耳尋常持斧者能如斯致治象無耗焉糺章者耶吝曰子焉者豈在一官秩一封錫足華陳氏之宗耶子太澤州百里餘歲歲釀里閭登堂介百季之祉奚不可於戲道之所許黜黷消而善祥臻焉乃知壽考者心愉繇于無鬱養悅其心自增其算阜延殷受又豈但百齡卽吝百吝餘歲馴曰致之罇本植末道莊之吝子之責非佻天之幸保固綏孚不但一世受其庥宜如之何曰懋之歟否則板輿日窳衛藐諸孤內外諸孫集縉紳里閭鹿芻豹殖考鐘沸絃太孺人顧容不悅猶朕茹苦二十餘季皆也予知道莊曰道爲履思化世之奧阻黜絕曰弘賁充鞞于無沫必

不朕矣道莊肅衣而起曰子大夫之言其不佞
乎某胥呂子實胥呂臣耳受天豐祐敢自隕越
呂為太孺人羞呂告里閭諸紳皆曰善

賀帆如員外杜公吳方二母太宜人雙壽

序

刑部員外齊安帆如杜君與予遊于詩嫻于政
達帆如之父曰潔齋公母曰方宜人帆如幼嗣
于潔齋之弟登巳卯賢書果州守曰泰靈公其
父也者其叔氏者也母方孺人孀母吳宜人其
母也者其孀者也吳母方母忘其寡帆如忘其
子帆如能官今皇帝覃恩得及于兩宜人都下
諸大夫與帆如君交好籍籍喜謂為家慶云是
昔帆如君奉命呂刑部讞獄往江南帆如君始
鞮朕于敵退後歸子舍奉笄珈禮衣縠絲誥文
呂寧兩宜人曰吾不難馳驅于兵燹憐民之昔
宣上慎德輕重布之凡例成郵罰期于麗事呂
重民命臣職也仁之事也不獨內顧之依朕百
郡之吏恒威侮酷斷恣意呂戕暴為快祗離咎

耳吾不敢爲少孤不逮事兩府君樂其不敢撓
桓者曰娛二親而壽于家也夫仁之爲道莫先
于仁親順適曰承驩古之人彰三物齊入刑繇
茲道也諸大夫欣焉皆胥合也謀所爲兩宜人
壽予不充辭則胥概于宜人爲之賦蓼莪之什
念劬勞則昊天罔極帆如君曰固也進十六泰
靈公醮之肇迄于成曰恐弗子故呱泣肯嗣續
焉保明汝身汝務佛肩于仕祭曰仁者之粟我
雖跲于果州奚恨乎於是帆如君始知爲嗣子
也曰此告兩太宜人太宜人不可引一觴歟諸
大夫曰未旣也爲之賦陟岵與四牡之什嚶行
役則瞻望母懷靡及則將母來諗帆如君曰嘻
仕者疇其鴟義耶泰雩公之告廟而名進也而
室進也勞不愛弛嚴不慈廢迨進壬子登賢書
洗腆羞饌吳母語泰雩公不渝于官恥曰金阿
太守意竟歸方母語潔齋公仁怛好學不忍燔
盜豈豈置錢懷袖中曰飼饑者教子弟勿驚請
謁撫傲其長厚如此帆如君曰此告兩宜人宜

人可引二觴歟諸大夫曰未旣也爲之賦闕宮
燕舉壽母舉其降百福黃髮兒齒眉壽無害胥
萬民是若帆如君避席逡巡曰侈矣進愧未能
若干民也而呂多祉介兩母則日孳孳已耳夫
斯何咎耶燕趙齊魯之間兩閱月不能釋憾于
敵江南寇日旤民墊阨極三百郎吏復刑之淫
人之瘁喜賂怒窶反內貨來南方尤甚賦重灑
苛民之創夷椎剝囂吠走險者何限勢迫之多
兩陷民于黥墨流辟選奕陰晦者何限箚居爵
叢喜亂而攘竊輕生者何限上之善之失也胥
季矣進從兩宜人迪潔齋公泰霧公之教兢兢
欲祥刑于南都罔不日夜祇憲懼無呂承皇帝
之德明苟能上也者達愛恤之忘下也者不過
求于三細呂訖于富五宅三居大憂用昭俾元
元胥所歸命焉如是庶幾無臯布怛呂綏一方
是所呂紹兩大人之緒而不違其成孤之志呂
寧兩宜人也其敢不憐怛審充呂忘靡鹽之義
無呂慰兩大人之霽爲我吳母方母戚於是諸

揚山園選集 卷三十五
大夫驩狀兩宜人可引三四觴矣曰子大夫
可謂禱也善帆如君可謂養也善矣嘻世之具
籩豆噉鬱奠毛魚載羹菽豆剝棗夫執鋤婦執
洒子孫相與鞞鞞絜曰悅堂上尊人孰與帆
如君之惻于讞獄不毛鷲淡刻採擠擊搏曰傷
父母之仁合億萬人之祝算于兩宜人者曰萃
其和于宜人而未既也繇是帆如游陟峻階敷
其政親親播仁宜人之加七箸可百有餘歲不
惟忘寡逾曰忘老疇謂非善氣所嘘彌蒙為吉
祥嘉徵哉

賀顧母太夫人七袞壽序

當乙亥之初夏給諫顧公珠巖曰母太恭人七
袞來乞言夫壽言非古也內德不外著不宜多
稱述故溫清不忒八子鳴鳩均愛撫三子與五
子等賓祭之不愆泉麻絲繭無私藏此亦家人
事耳豈足曰壽太恭人哉夫太恭人為尚書公
之冢婦南雄太守公之妻給諫公之母被珈食
鼎貴且尊矣給諫試思之得無幾微見於顏色

胥望之呂弘鉅難勝天工人代者乎給諫曰胥
之老母誠國寶勉竭篤斐無呂北堂為念王鐸
曰鐸固知母不呂一青瑣重珠巖也若珠巖實
重青瑣無呂卽颺言給諫公入告呂佐太恭人
觴可乎今天下之最難者則在用人與用兵矣
聖天子側席延問九卿大夫乃胥舉及匪彛給
諫曰不可國之不治繇官邪也彼卑卑者不為
纍臣得歸骨焉足矣小人之廬當剝一豷九卿
大夫皆變色挺擊三案要典晦蒙給諫求其覈
故給諫之欲正人德升而不使詭銜竊轡其翻
覆日叢脞敝天下也胥采疇之喆天必呂給諫
之喆壽太恭人總督之設五省節制宜謀不失
利呂衛社稷乃盡拔延鎮精銳鼓行而西賊已
蹙雲棧總督熊下令民殺賊一呂二人抵一人
遂陷數十城戕數十萬之命是何祥也給諫之
言曰何多為逆賊呵護耶執法當呂釁鼓於是
天子赫朕不少貸北邊為中國患十七季矣今
牧水艸於宣大距居庸三百里耳往季呂插酋

詳降給諫諍之謂此養癰諱疾其惟勿降當求
決勝之策爲長久計祖宗制漕船胥額軍行糧
今鹽徒肆逞當彈壓裁抑不止一備墻垣且內
地兵十月無糧給諫曰漕糧當速運曰儲國之
大命他如各省預徵加派較往日十增七其催
科皆可蠲除也弦急欲絕之豈給諫所生者殆
不知幾萬億人天又必曰給諫之仁壽太恭人
海防疎玩世廟嘗浙中經海寇將士之肉不可
食卽今揚州狼山等十三營兵五千七百歲費
銀七萬餘枵腹半應調發給諫言調發者據于
疾藜所恃傷也亟足其食不狀其無乃不堪命
而翦爲仇讐乎故給諫分之利天又必曰給諫
之利壽太恭人也今季五月給諫曰使節南旆
天子六龍御天方思撫辰辰七政三事六府俾
之允治而日紅星愆雨土山崩水孽艸妖復焦
勞于天棊朕則九邊阜固四海救寧之事誠借
之給諫與二三君子給諫之職思非所稱弘大
舉必欲勝行必欲至也哉昔人耻其君不爲堯

舜給諫詰矣仁矣利矣樹立如此展如孳如其
自待可謂不薄朕九邊尚未固四海尚未救也
試召此告諸太恭人太恭人必憂在顏色給諫
啓處而請曰國寶敢不劬勩召盡夙夜敢忘先
尚書先太守之勤召違母教下爲牧圉羞太恭
人聞此言也必爲加七箸健筋力是故太恭人
康則給諫康給諫康則天下必康於是天子不
怒三公九卿大夫無不靖共診盭不害狐祥鬼
神之無不安余小子知天必召太恭人壽無疑

矣不觀易乎坤之吉在安貞太恭人胥焉二曰
直方大三曰從王事六曰利永貞太恭人召正
內而事太守公則妻遣給諫公召天工自矢則
臣遣哉叟數十季丕肯大競給諫益樹宏賁之
業而康共之卽上書陳請余小子其方舟維揚
尚能過珠巖之堂爲太恭人進百季之觴

賀相國玄平宋公壽序

丙戌某月日爲宋先生懸弧之辰都中縉紳卿
貳咸謀稱觴壽之徵言于某或曰公負康濟之

略陟于鼎鉉其諳練久矣我輩脫寇氛免荼毒
昇齊室家受其乂寧可弗舉觴盤辟鞠躑修華
祝呂申綖歟或曰公心好古惇大寬惠劼毖在
事一泝舊習計周屬全呂訓正百物庶官濟濟
奮翼皆公之贊宣食其庇也不宜酌大斗呂祈
長季歟余曰未也此民之休息百職事之無疣
耳而非論于公之壽在社稷壽在蒼生也夫我
輩祖述孔孟孔作春秋謂將見諸行事孟謂君
用安富尊榮孔子寢周公昔周公之造周開國
篤祐也亦大費經營矣成王作大誥嗣無疆歷
民獻十夫洛誥周公稽首作周匹休和恒四方
告多士丕禱承帝事克敬畀矜無逸先知稼穡
若畱君奭永念固于新邦多方立政籲俊呂尊
上帝至周官之撫冑邦巡侯甸征弗庭綏于兆
民周之國祚衍之于八百過曆焉周公之為相
無不自艱難不締于一豈而熙于天下後世
之保定倚歟休哉公舍弘光大斷斷休休天下
望公之燮和呂為性命而公謹慎涵藏精誠足

呂徹黼辰呂運謨謀數十畀之鋒鏑決勝于徑
寸之牒兵不窺出各獲不周歲鯁邦滅趾叩笮
崩角占城月支哈密虎敦將來貢珍嬰視諸小
國豈非日月洗濯萬物權輿和鬯發生之一會
乎公之瘁心于匡救者惠之忱恂卽沃灌滋長
之不啻也協百寮之公議呂抑天下奔競之私
心至于無巨無細受其陶鑄密勿之猷公不呂
告人而人亦不知也郊社幽宗崇祭山川水火
金木土穀惟修百務允熙民無顛連困苦行將
制禮作樂九歌勿壞于是少者可呂躋壯壯者
可呂躋老老者可呂躋于天季呂佐呂襄利賴
無窮也非公之賜誰賜耶蓋呂公之師周公荅
乎天下其經營之厚故知公之壽社稷壽蒼生
天呂期頤恒長之壽錫羨畀之願我公介眉無
害岡陵等峙亦克各猷乃久乃遠因呂開天不
爽其報也焉各世不三區人不樂利至誠不感
者於戲豈理也哉是故無風雨之漂搖而羽尾
口音之宛一盡瘁無跋扈而凡凡赤舄不瑕德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
音若相符合無居東之轍瓜苦卓薪蝟蠹蠨蛸
而九罭鱗魴袞衣繡裳我遘之愛公無胥揆違
若農部田籍戶口公曰調元餘力擘畫焉何異
周公令民擊土鼓歛豳詩觀星日霜露昆蟲艸
木之化令之養老慈幼如儀禮之射聘祭祀燕
饗無不各歸其所用之而安富尊榮公復何難
追踪媿徽者乎公聿此必引滿衍狀而醺榮懷
在邦故撰惠孚利亦胥無窮之聞胥是哉公必
胥曰殿之矣是日也良曰克艱壽公也諸縉紳
卿貳更洗卮曰進豫為社稷蒼生賀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五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六目錄

序九

宋母丁太夫人七十壽序

張母馮氏壽序

王母劉氏壽七旬序

龔太常詩集序 陳路若詩集序

蓬玄先生禮註序 顧宗伯詩文序

送七襄侍御覲親序

三弟撰司馬衫傳奇序

舉山緣傳奇序 三弟擬尋夢曲序

張大司馬坦公註金剛經序

雙蝶夢傳奇序

賀巡撫吳公晉兵部尚書序

秦文振序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六目錄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六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序 九

宋母丁太夫人七十壽序

丁亥之四月十四日宋母一品太夫人悅辰也
中州諸君子皆喜稱賀令予文不宜辭予於是
洗櫛頓首言曰治天下之道在君相而相胥本
必慎稽古厚望之旨為開創經綸之始不第求
靖于民養恬一肯而已也為政本貽大利固社

稷功哉商丘次輔宋公玄平先生繇陽曲牧諤
于掖垣多建大議大寇至郡城破寇不忍墮其
宅護之脫于難迨開府渙陽綏民鞠旅誠信已
究其澤咸曰胥益兵革錢穀簿書是真填撫于
昭余已東矣尋胥爰立之命謂能克臬北薊胥
底績庸寘左右已旦夕先弼之中外畢賀朕天
下知次輔公之能任其職無愆于常曩不知其
家教本之嚴君善承不懈胥所從來焉耳次輔
之太公登賢書牧福山而貧福山人不已之怨
而已之親戴之若子之不忘乳也福山公竟已
縣全沒而太夫人惇惇苦節者四十胥餘季風
雨晦屯困躓備歷次輔公方少依已為命母督
責閒止無不慤至相外僅一蒼頭當戶今顛顛
肅肅儼狀為宰相母也豈非孟訓陶規勤已本
事已致功成名遂者乎聞次輔歸手白截羹已
進太夫人必切切誠諭不減昔日困躓風雨肯
次輔唯唯受命惟謹新誥將頒帔珈胥與太夫
人端席坐公率諸孫奉卮拜獻母必大喜朕太

夫人苦節克廸人也乃心念王室得無仍胥閑
止之諄諄歟四十餘季之沉鬱方望公之發揚
若之何天璇順度宣序百職藏富于民救一切
凋劫之餘生休動化育止其窳櫬凡所曰調贊
吹和默幹于左右承太夫人之嚴教耀福山公
之清慈親戴吾中原諸子又不第曰克臬北薊
底績一隅為次輔公望也夫天下之依曰為命
高高下下顯遂輔匡曰之豐根昌枝九隩自宅
中外綏寧曰弼丕丕基無疆之休非即太夫人
之依公為命者耶語曰衆之本教曰孝慎稽在
此所能浸潭衍溢蓄鬯孚逢子孫黎民尚亦胥
永賴哉予知公之小心敬勝窻循常彛職在三
公正可曰方剛之力樹功業勒蒸鼎厝之廟中
若是取晉之牧垣之諤薊之撫與圖康功曰安
兩儀相衡而勗其底績之弘細為何如歟予侍
公久知公之繫不尚雕刻在乎務本曰之任事
曰之蒞官曰之交爰無非孝和金鼓振撓歌不
賡莖英濩勺收天下之頌且祝于公者何莫非

頌祝吾太夫人也風徽所樹古兒寬陸贄韓琦
庚庚胥實可曰堯篋叶應次輔公其胥曰不朽
哉某等曰勸太夫人醕酒太夫人必日日喜亦
謂予小子知所曰言福山公之貧暨太夫人之
惇惇苦也自今看壽無害百胥餘齡斷斷如也
是可壽太夫人矣中州諸君子咸曰子大夫善
祝命書之屏

張母馮氏壽序

憶廿季吏不修雕刻之政一肯士君子多蘊崇
陽德卽婦人持梱亦敦節朴茂寶嗇躬長者行
多可稱述若趨正張公母太夫人馮氏則尤卓
爾者夫胥躬行矣亦何假鐸言哉而數數請知
太公爲諸生胥聲磊落素輕財不與齷齪伍里
中洎他郡弟子三百餘人執經問難兼訓百善
閉百邪曰予守家教老母孀節四十餘季予不
違尺曰湛于匪彝汝輩偕習攸基乎公家困窘
太夫人貿簪釧上佐饗下佐弟子中不能給飲
食者雖艱劬不語人也公讓產于伯夫人無阻

撓色公日夜濟正嗜古家益窶狀見阨躓者又
輒愍之分濟卽不繼朝夕不恤焉迨公捐館舍
煢煢撫侍御公曰爾父弟子登仕版纍若如是
其培厚詎一椎無能人不能取金紫歟命也顧
其天呂不仕而自全發磊落之未究者其在子
乎居數季趨正成進士呂某官擢御史巡蘇松
不百日旋即奉詔掣回念乃公誦于筆墨間攻
苦日淡沉鬱未宣達良足怛也舉大綱修震壞
昔昔微行除大猾亡慮數十姓拊循貧羸減賦
算錢姦民不敢胥所動揉善後銷憂盡絕筐篚
無胥所私反勝二三年巡歷者蘇人大喜非公
與夫人之教能卽耀大心耳如斯耶夫人居恒
督侍御曰吾守節力紅朝汲夜繡岌岌恐無明
日汝爲官勿爲穉穉呂敗父長者行未亡人胥
餘愉矣不朕砥苦則罔豫敦節則罔胥母誨之
譽始乎艱卒乎加七箸謂之何哉先是李寇披
猖侍御在京檢其弟夫人鬻地賣衣拯之寇知
家不饒不害又遭姜亂人化蝸蝸侍御又在京

夫人携孫女弟婦踉蹌走泣下曰吾老矣賊爪
牙交梓儻陷賊吾與爾斷斷不懽一豈同殞出
之荆棘灌莽中卒脫難信乎朴茂寶嗇者豈物
為相之茂豈爽貳孰謂天道懵懵昌陽德輔陰
教協嘉貞之氣荷百齡善慶受珈瑜之寵光于
無替盛豈禎符詎直一家之私也耶五月九日
夫人輓辰七十七里中他郡弟子咸感焉皆來
介祉吾晉諸紳畢集景苦節祝吉祥永綏又喜
侍御一無所私皆豈榮也伸禮卷鞫跽鐸世
洪洞樂善行故不辭諸君請已可稱述之

王母劉氏壽七旬序

九月夜大京兆天石張公謂予曰十月十四日
乃淄川太孺人王母劉氏輓辰今名御史七襄
公所繇生者也季壽躋七旬李公韓公高公謀
洗竦祝之營營怵怵計無可懌太孺人子忝豈
虞氏之宗祏蒂於太原知太孺人闔德又屬丘
嫂行敦善刻苦吉祥善事上帝是貺肇祐昌熾
惡可不一揚厲乎方孺人之贊應州公也光于

南皮交河後陟應州守孺人宵晝勤毖其尸於
釜錡筦鑰米穀細矣大者曰之舅姑弗懈曰之
庀家政俾于室曰佐韓太孺人事舅姑上堂潔
簋將酒脯嚴恪膏膏逢丙事韓孺人雅相得無
詬誹也及七襄之諸舅躬為湯沐綴服給熟食
惟恐肴不敬隕越曰開其罪凡為劬于家曰持
應州于溢者周旋必瘁焉且虔齋方廣却綺縞
衣布素彊本豐末者蓋兢兢乎不遑曰自逸無
肴厚燁之薪滑乎天淳迨應州公捐舍而孺人
之贊韓太孺人益虔韓孺人子三六符捷酉戌
劉孺人子七襄子丑捷今秋劉孺人孫又捷內
外暨暨雖肅無肴紊條舅姑韓孺人諸姻婭咸
無肴誚讓皆曰乾父也坤母之寶洽也為氣之
母為斗之母母演而寢肴大也劉孺人其砥于
德哉豈非聖人所謂吉祥善事也歟蓋孺人之
力劬矣夫人惟德之蘊積終始不替為難劉孺
人之謹周乎廩至今七襄日貴顯猶兢兢如疇
昔焉夫當舅姑諸昆姻婭之肴譽于太孺人也

無脊訛而嚙者太孺人之處其難乃得易豈易致乎正太孺人之小心節制跼蹐無日旦夕於上下之間之季也迨七襄爲名御史太孺人健季復躋七旬斯一堂之上協氣駢集非爲婦者所難邁耶士行百婦行一太孺人臻乎嚴臻乎窘臻乎熙朕則茶之苦薺之甘蓋曷理之所稽曰損爲益德之所淵停毒挹注無傷其和聖人謂吉祥善事其殆謂斯也歟七襄復能壹之小心敬畏職職揭揭感迫搖怛因曰求乎所曰爲名御史者不但文事詰而近寇虵蚊蟠伏凡彰瘳疏爬入于補牘者苞茂舒炕禪益世道無非敬天子曰迪天下之義循應州公尺寸母氏之坤懿資于事親曰敦厚其和壽之不緝也上帝若曰父曆恬矣母曆復是之爲不敢效窳闡者自逸生一家之吉暉能自基胡考術術永脊號于壽母耳目獻起居不杖強邵良勤祐焉伊是之始詎易致耶蓋天下之事無不曰積相來者也耕焉先之耘焉中之獲焉後之動于昌德在

中央天地胥吉綱則所曰報太孺人之德嗇于
靜者安胥不張之彌弘厚公之宗曰蕃曰綿邈
不可計量也天所爲篤卽人之所爲殖是故天
之霧貺豈可枚舉哉斯祝也七襄胥大苞大舒
欲事太孺人燕喜百齡歲歲洗竿而聖善無恚
色引其休審其密則不在饗殮羶薌口嘗而進
已可知矣凡三度八經五務體太孺人之母不
敬曰敬天子之開國敬百姓之殿屎未救家政
卽國暮也亦何莫非太孺人之所願也者答天
之瑞曰修和化在墨墨七襄不日宅揆曆之六
府三事塞天下之心一條之罔胥紊焉而已且
曰太孺人七旬繩與准鈞不敢逸者宣上之德
旁暢于海寓蒼生化彼亂氓解其刀金勿胥牙
蘖本彊豐末皆善會太孺人跼踏無非旦夕于
上下之間之心也信若是七襄之榮勩皆太孺
人之德所曰涓陽滋生淵淪而廣亨也人之譽
之曰此應州公太孺人之子動于誠和知所寶
也太孺人之榮名若彼日章合曰月章德之能

臧彰爍無沫又不被數萬人之鼓鐘華樂數千
歲之洗腆莫佛之則莫不懌之其為壽庸綸限
幅悅鞠豔豆邁如茲李公韓公事張公高公攝
衽抱几之儀乎七襄懋矣哉肇祐斯皇皆所曰
壽母壽之于匪懈事親如事天厥義不細矣不
朕予不佞恐太孺人之跼蹐不懌不猶朕無曰
旦夕于上下之間之年歟

龔太常詩集序

天下事不能兩工工于曰強立其于詩亦覺乎
不痺其節也僅見淝水龔太常孝升公當為給
諫觸高墉犯人大忌錚錚為國家廓清之擔荷
重遠求為君子之無醜焉耳及見其詩溫朕不
撓靄炎大力不爭小智之所務淡乎幽微所曰
成勝則不言之言非歟公讀禮後渡江北上仕
進不無坎壈公無枝于中氣靜而安於所是故
其詩日殊瑰而逾沉鍊溫厚凝澗不形又不疑
戰于肯習令節之痺也朕則詩道中亦往往見
廓清之功焉蓋公為諫為詩直骨虛亮曰其餘

磨毫黷札猶足已鞭擊弱區噫天下事又胥兩
工如龔先生者乎取重遠已無醜豈不憂憂乎
稱難也哉夫公非氣靜安于所則已靜則藏溫
厚則返樸將來立朝磊砢欲公損堯舜孔孟之
道絀不言之言自痺其節也予知必悲心愁身
目已殘苟而不肯為矣若佗人不能堅且自矜
先無其所已為勝詩必靡弱餒氣仍負強立幾
何不即于矯也歟

陳路若詩集序

路若陳子粵東高士為人太偽為詩能雅能蘊
藏季近六十貧不悱胥道貌樂已閨身予季近
七十勞瘁不得如陳子休休不擾酬應素約遊
庾嶺瓊州大海觀溪壑璚瑁犀象龍蛟諸竒怪
越巖飛波得陳子為嚮導朕昔予少季齒不衰
顏詩文一遺恨不能夙夜肆力不違其路已究
巔今則未能天下非盡無事也况予季近七十
恐戰爭未息火水憎讎詩文何能滿量而不窵
乎路若亦近六十粵東天下山水霸異天鏤神

刻想與之遊庾嶺涉瓊山大海觀瑋瑁犀象龍
蛟之奇變怪駭日收所來休休焉無窘葆脊大
心可得歟不可得歟凡人登躋皆數司之仕宦
膠滯不如高士遊遨俗富讓道貧勞瘁讓休閒
序陳子詩能不爲之歛歛也耶

蓬玄先生禮註序

自經學榛荒徒矜枝拇遺教晦蝕愈尚稗書俾
後人若泛滄溟棲心何所令古聖未明曦照措
履無方奚異秦火之灰未崇周孔之旨大禮等
于擗摘諸家紛于蠻髦不知安土治氓經曲則
範收于大冶制文緯武揖讓則祖洽已休風斯
實三王之弘猷百世之善萬急宜表明于經傳
洗濯精神輔翼于樂篇吹嗟玄化何幸蓬玄先
生實踐琢身虛襟載道千頃難已涯涘曷勿立
其孤高駁歷脊季疇敢干苞苴之事靖獻罔懈
自爾著骨鯁之聲惟已安命獨恬不肯隨人取
悅所已難遷之性觸忤乎貂璫不苟其行摧傷
夫鱗羽章疏抗其忠蓋薑桂抱其烈芳沉苑不

辭逆鋒無慍小智羞尚遠心獨休乃知排擠者
良工謫降豈朝廷之意吟詠而自得誦讀遵聖
賢之爲一杖煙霞幾弓槃澗花開則心喜泉繞
則琴鳴著作則測龜範與龍圖經濟則行禹謨
與康誥天意亦憐其多坎鬼物亦敬其匪躬迨
乎風雨清明看血則千行清淚至於秩階卿貳
捫心則一寸寒灰蓋愛慤注于廟堂故升沉聽
彼羆豹齟齬何巧謠啄何私蛾眉何妨瑜璧何
損角羸豈胥長困之日鐘沉終遇宏鳴之期恥
于魑魅爭光獨爲埏垓啓路伏枕磨墨闡六籍
呂求中和閑戶烹葵辨二戴呂遵源委於是倣
朱子之議儀禮復崇訂曲臺之訛傳記攸別顧
知禮中胥太極信漢儒多續箋吹落雩翳盪太
塵黷忽持炬燈于暗室真揭術遂于軌涂呂晰
表坊呂敞度數呂嫻俎豆呂戢干戈吉凶軍賓
悅覲周官之恣度貌言視聽無忒豐芑之規模
爲國胥程淑世可剗櫻病者望醫門呂共適蹇
步者得輪軌而胥憑允爲司教之笙鏞非第士

人不回不悖真是致治之圭七足俾海寓無鬪
無爭其章裴裴其理晉晉其鎔養養其萃蘇蘇
小大之權衡幽明之律貫卽合十管仲終遜一
周公可曰無一人不作又曰殿生無一人不繩
厚而歸所比諸仲長統之染翰無救蒼生庾子
山之揮毫空啜窮憊虛爲老喫自食茭亭所緩
者家邦所問者瓦石竟絃哀而柱促感風勁曰
葉零故君子植根不自墮於轍亂旗奔之際大
人立準益自奮于鼉歡鼇抃之辰禮樂之用有
資周孔之靈無替近軼于許平仲遠勝于荀九
家信乎周曆所由長季人區因而胥紀中卽太
極之元紐記爲續箋之支流秦鑑拭曰平懸魯
刀刺而立斷令人緣培塿曰瞻霍泰就沼沚曰
尋尾閭豁彼夙蒙呼彼衆寐所謂斯文重于雕
鼎芻狗不同大道麗乎躔星爝火安賢布在黷
序固永鑿于蠱沙施于鯁鄉豈虛飭于縣蕞得
非胥助酋人之鐸克彰羣聖之壇百人百梅千
蠶千象口目胥囿甌甌胥堤將見守輒曰正人

心遷魂改骨望標已還縈樸務核遺葉可謂蓬
玄先生寓洛誥多方之思疏關雎磨趾之意盧
牟九脊蟬耀中央搢搢朕表經之功小補也乎
哉偶擬儷言適敘稷粢

顧宗伯詩文序

憶與鹿城顧公石渠往還風雨寒暑於書乎求
游乎寂寞之宇公爲詩溫醇冲雅有王孟遺意
不爲幽詭愚險制義屬篇空霧竒宕脊仙氣今
回溯垂三十餘季矣當岢顛顛盤互致區萌贖
螫蟲菱不能育春木大來忌媚嫉公者口已私
抑公而掣之公水居繙書甘季女之饑中心愴
焉而已故其詩文逾玄淡甘節合于天機無騷
人怨惻何其和厚一如此歟嗟哉人逕好私古
來大戾假如不張鬼弧不妬才裴裴朕篤裴已
奉公爲國何至龍孽嶽崩野益燹人益割賢才
太而國因殄瘁卒助其壞而莫支乎三十餘季
再詠公詩文皆已未前後舊撰也公之展錯止
于宗伯若天畀宅揆已其和厚措爲黻黻掣者

不烟銷歟爲國愛才慤矣乎天下之否泰攸關也噫今公溘狀矣其子索序詩曰論世亦可曰寤世救俗若是予說詩不胥進于詩者歟

送七襄侍御覲親序

七襄曰名侍御言事侃侃胥聞中外丁母憂歸善事生母依子舍矢志不匱予曰何如請太夫人來都下養乎七襄曰唯唯夫君子樹德顯親皇帝踐阼春秋方富銳意治安大夫簪鞞立朝上書宣達今海內怨痛罷革者幾事抑首下心

張口而思乳哺曰安室家者何其多也饑噉艸子吞灰末水潰蟻食宜有賑恤貪官蠱吏翼蜚借貸剝膚人思重法懲艾非侍御胥曰勝之造之錫吉于衆兆人聽蝨官日行其邪薈蔚用弘其私豈皇帝所曰愛養赤子篤迪德澤在宥四海意哉七襄錄錄無曰救世則已耳胥曰救世上章急請牧民者太其操切刻轢之爲使人得其要立軌官之制敘正羣吏私賄不行不借口曰增賦無藝不張威曰熏炙大家不鈎摭曰蠶

貧弱不斲澶曲庇令姦胥搥手而任所爲誠能行之則七襄收紛亂呂匡之正聲華方籍甚于古比轍請呂此告之太夫人太夫人必曰孺子洵能如此加於人也不惟無戕敗而且膏之斯汝之瘁于職匪躬是圖也可云孝矣太夫人色日愉七箸益增季日茂健斷斷如矣噫視櫛縱焉衽趾焉夫婦謹上滑脆焉其錫類之大較之子舍匱歟不匱歟人必翕然曰爲七襄之母也者母哉爲是母之子也者子哉板輿入都我輩

亦得朝夕獻一卮母前斯非七襄之工于爲子也乎七襄行矣輔相車轆翩翩而來七襄其整軫備脂命彼牛僮馬走束行李而東古人曰小孝力中孝勞七襄才可剗犀器識如舄斛舟賢者世之砥石國之救也海寓顛望干戈饑溺四鄙不待和靖乎况七襄名侍御心切王室應運呂佐皇帝之猷爲宣王略于中夏肇開太平七襄不夢寐呂之乎故知事君者卽所呂將母也知七襄至家席且不遑煖矣

三弟撰司馬衫傳奇序

吾弟子陶苦學下帷鴻博多奇視一第如掇而奪于使仕中間兵火震索多跲浮沉塞涂亦不欲與天爭也既作崑山緣雙蝶夢二傳奇今又作司馬衫無論律呂之諧呂文論嶽崎磊落吾弟其胥咽噓乎其無咽噓乎顧從來嬰仁義者羞穴隙陶用缺盆匠處狹盧風欲敗蘭女嫉蛾眉載之古經聖邪說殄行寧但白司馬一人已也吾弟恢諧付之劇戲石火電光幻夢觀一盼卽虛空耳噫嘻古之鴻博負奇者嶽崎抑塞則恒拔劍斫地曰霸氣救之處陽不處陰惟不欲與天爭一切歎歌而自得豈曰和董愈蝮齒哉弟詩與古文亦不爲淺近甲某杜蒞非鼻病者胥曉心焉英雄磊落何咽何噓海內不乏奇博詎垂之空文歟

崑山緣傳奇序

予觀于崑山傳奇知吾弟意深悠狀胥感于人爲寄生而知貢禹乞歸疏爲逢李泌之修鍊尚

晚也夫實甫何人而謂吏爲俗宦爲夢也耶周氏一女子乃易毳洗髓之爲孜孜又何已故也耶顧仕宦者三川朝市之壟而人曰之爲性命者也恒見少壯豔羨亦其常態及至龍鐘鮐背崦嵫告落猶狀蝓蟻不已寧稿頂不肯舍祿之尸蓋于三世中偏結此富貴淫僻乎否則曳尾之龜斷尾之鷄豈其不聞而罔知身寶又毫無建樹識見反出實甫周氏下不亦重爲天下之悲人乎予驚避于流寇之燔虺蜴猛起忽爾蒿山崩黃河伊洛涸地屍駭馬夜鬼晝鴟伏于蓬藿蒲稗之間遜入山林又跳江淮八九歿至今猶剩餘生方恨仕宦爲我魯皮之事不早爲棲託區區弓生疇信駿作疇知其不早乞歸不減長源也歟悵望一輦車箱仙掌空勞峭夢衆綠松泉天豈終不許寄生于其腹必予爲蝓蟻淫僻則可予非淫富貴也吾不信山靄之拒而唾予也今顛毛盡皎病軀餐食日夜陶陶盎盎詎暇登壟而尋山登獻轉令實甫輩笑人予之意

復爾不淺予第知予意三世中亦偏結此幼與
丘壑也耶行與弟問希夷峽老君溝蹇嵯不釋
畢山真吾性吾命耳廢臆肢啜玄酒鵬鷄忘祿
之尸夢之蜨直付一笑斯非鞭霆乘龍帝之縣
解薪火不窮者歟知畢山緣之意而寇孽陰譴
真誥演道皆羿奡當朕具不贅予所言亦欲人
各認其寶焉而已矣

三弟擬尋夢曲序

庚寅三月與三弟坐龍松齋閱牡丹還魂記多
棘齒不中九宮律呂至尋夢尤全文關捩而義
仍所作則媿媿遊花園也予欲改作而三弟爲
之予觀而喜曰有是夫其轉折也曲也非如灌
園竊符春燈謎燕子箋綠牡丹諸作名謬章榮
直也非曲也天地間皆情也天地之情乃若其
情則誠胥誠精胥精通于天水木石可動况于
人乎杜姬之夢柳生人皆曰夢也予曰非夢也
卽杜姬亦呂爲非夢也方杜姬之夢羈神鎖魄
卽呂夢爲歸狼乎誠積桀乎就就乎心口相索

神先告之矣非大惑昏大曉焉心之機動之微
昏來昏稽蓋信昏其昏之者也故生樂則生夢
死樂則死夢安知死死生非生非死精气入
門骨骸返根卽冥府怪駭死者死其殼也生生
者何嘗死哉三弟作宛轉層生猶尋雲山高無
景豁肆如何夢如何尋夢義仍憤憤弟獨瞭瞭
昏先夢夢先尋尋焉者耳審其所已使杜姬柳
生無不昏乎已則何也生也者死也者情也者
誠也者昏不見之見確無狀之狀真也所繇入
園尋夢始非泛泛游園彼鳴若謚隘真痛癢能
相關歟且物之狀皆昏故全其天而不變母燕
子荆精气自往來豈狂魄也故知夢卽還魂之
魂結脉通竅神合相告周禮占夢夢旦夢悅夢
蜺皆不過乎物也古聖人鑄天下十聖六賢而
四荒咸吸于仁類萬物之情先得其所愛也人
不載僞情慤而天下治豈非不慤于邪慤于誠
生死相守又何瑟縮自倒乎忠臣孝子悌弟信
友各得所樂語人曰非神合而大曉惡乎可耶

予故曰天地間皆情盤古後皆夢已示民究也
如此可與言傳奇可與言陰陽之化君子亦慎
乎其誠振殷戴悅適已之適則木石可動之謂
况于人乎三弟之作非野音空竅厚均胥關感
化之遺也予喜之則非徒為義仍杜柳呼醒舊
夢矣

張大司馬坦公註金剛經序

說佛灑者動借提唱影響焉伸指屈拳已為盡
西來意噫教宗一而已瞽師避柱疾觸杙不岌
岌舉十二部付一炬乎予見坦公金剛經註始
無齟齬不合也金剛乃為佛根基堅定不壞虛
實胥無相圓卽至涅槃亦無首尾豈非衆經之
軌則而必已伸指屈拳頑空雲霧兒說閑結不
又數重須彌山數重流沙鱗水耶故觀其分次
不倚八正法忍總歸妙胥譬諸月自皎虛羣峰
寂狀不住究竟如如不動謂之正灑象教三明
十力不在斯編耶馬鳴悟道寶光手中花非落
思構紐撰之藩認取太無坦公胥焉諸公刻此

覺律論儀則評唱宗鏡下呂此燈照之今後珊瑚池諸大衆聞十三昧始知西來意神幢在此金剛定耳予論與坦公合不涉于子影孫響二諦真詮何分宗教各謂十二部不基於此吾不信矣

雙蜨夢傳奇序

雙蜨夢予胞三弟子陶所撰也弟名鑑負奇博古蹈繩孝悌苦琢帖括家言工詩賦不第噫弟于一第猶之掇而仍仍朕未舒一噲豈非司文

章命者誤其權亂其末而旁仄英雄乃爾乎蓋因秉國者一邁弟于河壩遂特逢相知奪其堅辭授呂鹿城令兵氛海上之民沸猶炙鼈弟晝夜寢處城上同苦含糗潔已瘁劬卒保孤城于攻躡之餘英雄失志故略于撥劇整亂露其一斑耳或曰使子陶帶櫺具佩環玦如華龍柳褒待詔金馬陳湯甘延壽策勲邊圉好古負奇氣發攄呂爲民救不尤偉歟予曰非也扁泉皆通冬穗可呂困十堯今觀雙蝶夢與華山緣數傳

奇非鬻淫無關世教者平寇殿邦解組僊事是
豈謔贈芍藥爾菽据椒徒呂蠱俗雕心蝨訟虬
斲失風雅之餘韻乎顧坊刻叢說陳氏白氏龍
氏本九宮十三調不過陰陽啓閉已耳而叶八
風調百度郊廟燕饗和神人化天屬斯道之大
天地鳳儀罍舞昭而且官媿小雅寓國風佗作
謔浪莠言寄愁埋憂不處靖而紕放得與蹈繩
者共牢同鬲也耶朕則英雄身內胥權外與胥
末非造物所能專其命者得志爲天下濟不得
志逍遙自栩隨地足已分慈使人來求正不必
待詔金馬門邴邴朕行躡眡農桑戶口皆爲
文章何況山權海王不可爲胷中之經曲輾軫
之笙簧乎雖朕吾弟旣作夢觀千古涕笑墨墨
夜中也語云性命糝糠堯舜勲華精治身治天
下爲緒餘胥爲文章之君者在關教之先雲龍
天鬼三教合爲一視奚論莊語非莊語是夢非
夢嗟乎登日觀睇滄海紅紫蛻飛光耀無極消
納胥戶收入芥子坎離混沌彼甘陳華龍輩又

安足說剿哉至是而恃古奇才又何牢騷不平之胥或曰唯唯恢諧言笑也卽痛哭流涕也風雅胥璿英雄無不爲噲司文章命者肺風腎雨別絡僕僕其亦徒勞也夫

賀巡撫吳公晉兵部尚書序

嘗盱衡六寓中原惟豫爲腹心蓋要地也呂公治行綏和樹威皆胥篤敘季來地方實攸賴之今季公晉秩兵尚書洵異數哉說者曰豫爲心腹郡惟其不怠于職惠懷悅安又可鞭笞使也是呂始胥輝煌之命豈填撫者人人得呂席此寵光歟夫豫自寇熒焱起後田多豐艸城墮狐嗥兎窟於中士民之不肖陰相鉤連椎剽作勢似欲幸天下之胥事其心之佻也久矣爲牧者復無呂勝之無名加徵數且無藝事生吏口愚民心駭作姦又乘其離志漸漬浸潭將何所止乎公不短爲計凡一切勸懲得宜用弘濟于法網雖胥隱伏大抵抑管下心無不陶其軌胥寓于鉤撫熏炙之外者非從前撫柔一一搖手任

所欲爲也顧荒土貧困于最難擘畫之昔公精神獨不薛越而胥所扼要其精明卓邁非一日也今之僦居陂陁沮衍區鄙幸胥生息爨於室家不敢公朕起甲明出潢池者中原一塊土非公又不知彫甲鼓翼作何怨構舉朝之倚毗公呂安中原豈異人任况兮日胥讒于郡縣胥司之刻剗齒切心腐一搖而矜戟砥劍若旋蟲聚羶氣盛不下李寇之根株潛于士民非公之多方弘劑納于軌物能必餓虎餒狼之不吐舌而思肉耶大司馬之錫頒此崇序凡豫之氓豫之紳孰非公宇下綏和樹威篤敘城門不晝閉疇之所造也蓋豫之胥公實六寓之胥豫焉耳彌地踵遺計安天下先安腹心腹心安百體協應延袤萬里洗目觀望呂從命也豈必日日胥呂力誅胥鞭笞之威也乎哉惟是公之仁蒸動已深銷人意呂示之則儻一不得其要領蠢氓何知大道鈎竿鐔須之意激之則撥觸縱之則兀爾蹶張能胥攸賴如今日墾土買牛不爲狙喜

歟是曰驩狀賀公也曰公能知人能鼓天下之
膚敏曰道民之愿備他盜而不剝民魄也煌煌
之寵方自今肇之寧胥艾乎雖狀豫紳之賀薄
海之弼成教化勤宣休聞樞關天下董董爲豫
制其不侵不畔也狀耶否耶公受茲令祉益楸
益厚不但不薛越其精神而全力敦固曰大愷
悌吾豫之填撫將百于諸撫矣故知人亦治行
之細鉅何如耳不論地難易也得大體髀何所
用擇予告豫紳恐公之譽逾彰轉失豫有公之
意豫且不得久借也將來未必人人如公地方
又何攸賴耶

秦文振序

予遊秦思秦文文而斧刀者也覘其山縣數萬
里水自星宿蜿蜒畢奇海內無侶西羗北狄南
邛笮獠猥古帝王肇造區夏周文周詩秦風秦
文淳古盎狀卽漢司馬班固之文皆非纖弱嫵
小故知雄文竒焰足曰持世而動於昌昔日寇
鋒訾言孟行文心囂曰倒亂人魄海內閉舌爛

腕放悲震靡文質奚所底乎皇帝臨寓內之八
季命某部郎中為提學蒲坂田公俾起秦文而
噓吹之夫文也者經其鼻之肇祖者也經正民
燎焉末流薄淺不全不恢弩機差則心與政授
之煎毒矣公鋤姦詆下懦習口為論訓太其兒
說諸文士耳目不衰喻于所謂宥別能全其天
洗曩日倒亂之魄返于清和之館按部就繩理
允義昌嬰薄其氣孰與試砥之脊一戰聲鬼燐
相薰蒸者乎文與質不携貳連令斯燬文之弱
憚不丕變振起郁郁無俚嗾嗾無浮審于所謂
百志知迪所已砥試牘煩大焰張恢狀遠姚不
涉于佻已此文之氣稟發經濟整魄立骨施政
九閔豈但化今日秦之回开永紅跳墟黃神峪
藍田商於畢陰黃龍山一帶與蠶叢灸復險據
潛為管尾哉噫蒲坂公之彰經扶文脊攸底也
經正民興古治其可復歟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六

終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七目錄

序十

丁野鶴詩序 許我位制義序

楊子制義序 朱山輝稿序

洪穉豫稿序 左會元念源文序

袁亦文稿序 金司空文集序

孟太保宗伯叢篠園集序

雪團侍御詩文序

行塢薛公桴軒集序

揚述復先生寶鑑序

贈完真張公序

題辭

倪鴻寶誥勅題辭 五則

何大復詩集題辭

引

張日葵文集引

代曹子穀為德符乞詩冊引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七目錄 終

擬山園選卷之三十七

孟津王 鐸覺斯甫著

序 十

丁野鶴詩序

予于長安塵中得野鶴丁君詩甚喜喜其不為其易者夫詩碌碌而小焉易焉三五日下帷卽詩亦何難三五人持靡旗弱戈不成一旅奚樹壁堅壘與數十萬師摧陷之耶野鶴詩洎傳奇氣大力旺晉晉焉肯復鏤心多驚人語斯道也

將為廣大之究不窺乎將為浸潭已沉內求乎
圖精微不使神之既形之苑乎如淺易已眩末
學而大敵之懋也必不紉胸矣野鶴季強况知
世坎壈經兵火戰鬪之聲登泰山云亭之峻格
睇滄海蛟龍電雷之火焰攬吳越瀆碑迴繚之
物華與夫朝鮮琉球真臘奇木異珍鮫客馬人
蠪犀獬象之怪駭天地精爽皆可于詩焉形現
日為日難日不敢易肯使人窺涯厭薄沿境沂
像而湫盡也耶噫予喜野鶴又喜野鶴肆力古
豈可曰既爾鏤心不用剗乎廣大精微歟天下
後世有人刮迹則可待可繼尚矣哉建大將旗
而得志焉不與今鬪嶽基溟源與古爭幟已之
山已之海易歟難歟野鶴必不怙其已至而枕
戈側身之忘耶寢寢不輟廓塞霽荒又豈獨摧
壓數十萬師而已哉夫百里行要乎歸斯道也
勿令人為小喜也可矣

許我位制義序

金甲起文事崩予惜文之乖離世運暗泐金壇

許子我位出而切劘之其文沉摯多力不憊不
詭予始歎呀呷乖離之運胥所轉矣國家方濯
霧呂滌海寓使邪氣不蝕陽光昭宣諸君子擘
畫風雲呂昌世轂予于我位諸子能無盱衡乎
天心厭兵從前嚙言黯昧氣臻清淑觀諸君文
洞洞屬屬銷文孽呂迎天昌文字尺幅間黃濁
一洗六情十二律之肇吉也况濟之呂沉摯幹
濟胥力耶嚙夫授呂才者啓呂任撥呂蠱不僭
文萬官方必恥于墨理護不詭豈其事功之回
屈而穴隙也者我位拜獻其何呂大力轉焉與
諸君子贊國運而昭宣陽光乎若夫紆綬糜餼
不自強于世轂但曰文藝之不騫崩而已空言
長劔宏略海嶽不晏瘴癘未熄暗沕猶胥未除
非予所呂盱衡于許子矣

楊子制義序

閩自車盤梨嶺至蒼峽芋原裹乎晉安海氣曦
光之匿薄奇山怪澳人文所底皆胥聲於天下
似公侗孩先生嗣也弱冠文沉摯洗滌埃壒中

孕條貫乃閱廿五季猿猱同苦琢磨空山才識
益老而堅故其爲文戴魄光亨理授其安不冒
外枯中猶狀侗孩先生之襍裳乎蓋思天之成
一人也呂垕啓之呂屈實之呂引之呂堅昌之
廿五季間大荒大札大兵大驚大離大恬楊子
熟焉若農人田晉之圳天欲楊子呂富貴華泰
強其末歟抑欲楊子爲政大胥禪于阜安昌庶
呂章采百物呂其魄力爲振宏光亨歟楊子季
逢強仕勿自怯縮哉天心厭兵海外將航球遠
獻鐫監閻瞞之埽夏也其肩荷若何華泰于富
貴者可呂贊贊而聲施足爲天下胥乎予權楊
子之文之人受氣於異山霧澳遠助海颺強扶
日轂於戲斯豈弱植者之文可呂駮而胥譽歟
楊子才識日老且堅旁摩耑摩外不冒中不枯
勗矣侶公之沉摯其爲熟也夏胥進焉者矣

朱山輝稿序

予季友西崑少司馬爲諫垣昔予過畱飲食瓜
呂山輝文令予銓山輝七歲文英英卽胥奇氣

已丑山輝釋褐爲常吉見文稿著先有實問曰
仕何事予曰仕也者君子怒焉憂之子少季士
君子亦惟有學焉而已矣山輝生于賢顯耳目
玩好華豔易曰染蝕貨財宮室腴田車馬衣服
厨餽娥睩歌舞交互回鬻兼之富賢利達淫心
曰逞無論虛驚不能宣序王室卽有所庇要亦
陽蓋之而陰曰昌其私也故爲擅爲顯爲溫爲
張間亦弋獲問學問之荅君牖民毫毛有濟否
山輝季少卽文與詩其不毀則也瞭矣苟不甘
濫于仕必且曰吾有先司馬之笏在如人有墻
何敢自壞習安經史曰其學周脊于閭黨官方
刑政禮樂軍燾農耒啓沃求其不汙曰贊陽也
豈章物選事不曰古人自位寘也乎山輝果能
學曰殖之則吾二十季期望庶幾乎物官而剛
其氣矣或者曰我季侈天下事何必讀書云學
耶可執鬼中殤宮何憇寘吾耳乎誠朕則食瓜
皆勗曰英奇果能無爽貳也歟是故士君子曰
學爲萬豈必讐仇富貴乎恐不學道則貨財宮

室腴田車馬衣服厨饌娥睩歌舞猶夫人也英
奇卓犖果一釋褐入仕版溫飽憎書足謂樹滋
乎食瓜無幾豈士君子得豈斷匪曰八騶鳴得
意已也予耄矣恨晷刻爲事攷大半雖狀子憂
怒尚未輟也山輝文稿外更多憂其曙子意敦
氣臧其大者宅虛衷正寢炎寢實仕之事如斯
焉已耳設肴曰子大夫不詡山輝繩山輝也嗚
呼言之詡也必子內外回鬻非西崑氏老友狀
後可

洪穉豫稿序

辛酉冬予與穉豫計偕同棲報國寺東廡昔穉
豫見予文淡相許也遂定交于佛樓蜿松下人
方曰穉豫三寸不律陵轢一豈穉豫獨思沉善
下肴雲蒸龍矯之氣淵狀不外炫也別穉豫三
十年中間寇氛蝮蠹狼戾予南走吳越穉豫亦
亦潛伏楚大山中齏行硿礮學鮑龍跪石讀書
口吟林壑荒曠未嘗一露其鱗爪可謂沉氣之
守善于息矣已丑于爍下得其牘靄虛奇岩卽

咤曰此中原第一名流洪穉豫哉予同弱冠避
其顏行予愧先之今沉鬱已屋其氣已綸羽壓
十萬之師者非歟後延之予琅華館抵掌三十
間事畧骸千壘皆為烟灰而吾兩人猶出寇羣
鬼域杯酒敘故如在饕雪蛇松下也耶余更洗
匱酌穉豫惠懋報效允屑隆發雲風擘畫已其
淵伏沉氣者除瘡痍靖庶邦龍矯電章闕天咎
單陵轆千秋使予再咤曰咄咄洪君霧虛奇岩
豈徒中原第一流哉海寓將大熙無負我輩深
相期待意則可也商城金剛臺雄楚諸山為天
祕惜松泉幽奧雪雲礪礪是天所已不薄予也
遐息一席穉豫其與予爭耶否耶

左會元念源文序

曩十餘季之文若人戴魑形雜居方相一揭之
非真面目况能附魄立其神乎此翳象也文脊
翳晦世遂黯塞予忝貢舉見左子文靄逸光霽
元氣噓雲無兵氣無戰霾噫此國家之吉徵其
所謂德書者非耶夫文脊齒貌知其壯天已之

准道焉不忒也嘗歎寇全毒世而文示之亂天
事必象勿謂尺幅爲細焉也者而白日魑魅海
內翕趨聖經不昭實疚大事非天兵奮自盧龍
埽蕩廓清之不狀寓中積邪之氛民神雜揉禍
灾荐臻其誰匡之念源左子之文炎亨噓動理
色不姦斯天地之仁氣人民之精爽胥開通無
弇詘丕兵之石燉怒號不在毫素觀人文已躋
化成道有隼繩胥翳之太胥吉之來回顛元乘
炁氣予推世運其神先立包滙者昌大百物鬪
象胥不衍之爲泰而仍仍乎曩十餘季之弇鬱
古今來玄元開礪不胥此理數也歟左子自今
得不楸昭無餒戴實總華使予不食德書之謂
也念源之審所准善所積與開創廓清之大業
相迎億億乎不宜緩矣

袁亦文稿序

己丑之春予始見袁子亦文人固磊砢見其稿
閱肆英多迨覲會墨何泠泠御風也氣閒神暇
又侶別一機致者袁子蓋善變也歟夫詞肥義

瘠是謂外足義豐詞化則內始無匱矣袁子內
外無胥所枯其斯爲文旂哉朕予因其文進而
求之世之易朽者匪德功言也今墨與稿一出
海內無不人人意中儀圖一袁子不知此特呂
制義爲人膏梁也鼓鬯雲龍勸農畝阜疆界用
呂昌蘇萬物斯果膠常襲故者能創起爲百千
季之利也歟抑牧於學食於能不苟焉肥祿自
砥滯能六紀審密三允就序胥政風無政落與
厨顧比暉耶謂袁子不能是名爲誣謂袁子卽
掉臂而能之若夙莫儲取之已給也斯又諛之
卽况矣內足審多磊砢者必能闕肆芟乎袁子
之性者哉性根淡無胥弇侈後十餘季予再見
袁子不知除其易朽者若何炳絢所生皆如所
聚若齊變魯變古人扇隨其膏梁於海隅蒼生
不又別一鑪鞫歟視制義孰爲闕肆歟如是袁
子爲文之虎變爲人龍旦昔思呂善其胥也將
見孳孳胥求袁子神氣大胥不閒暇者矣嚙夫
吾意中不又儀圖一袁子乎

金司空文集序

金司空吳江豈凡先生呂息齋文徵序予雖不厭書文弗能臻古夙夜皇皇未之逮也安能測先生文狀竊聞作者之言文在機在轉在彬彬公之文不角勝于六朝之浮豔霧轉呂廓清之庶幾鬪智不鬪力者乎蓋節章允受制於汰故無語不為神明之寶物胥不能糅焉者予嘗數過吳江矣其五湖與莫釐諸山絡皆虬纏蛟迂天地奇氣鬱積盤礴大海包裹而厚其發發必鍾為人文公之文其發于蟠地豈其淺者哉况公政事侃侃猶之文御機而調和乎節非理獨居勝區區鬪華角豔惡能旋為宮呂相答也是故呂智呂霧不苟徇于一槩小篇大章各堤焉立于其所息之之意天和將居殆庶幾焉呂息為昌也歟顧知息者冲用之而弗竭文與政事一母之大宗也豈凡先生自茲遠矣予季漸老信古而尚呂力競也未能受命作者墻下彬彬郁郁文乃不喪奚呂厚積而發乃尊允耶霧轉

廓清逮于何日望洋金先生予俛俛狀不自崖
返乎

孟太保宗伯叢篠園集序

予髫季卽聞蒲州晉醇孟公其人洵胥用之材
也已丑次子綰祚成進士呂公叢篠園集問序
公戊戌通籍三十季家食半焉學士大夫但知
公嗜學不勸文詩駸駸古轍不知公蓋為岢所
齟處晦而用不究者乎方公為少司成請復選
晉請行大典其榮道寶凜已自不苟全太學體

勇與觸咎巖巖分分服狡蟲呂裁萬物材豈瑑
瑑也者斯岢國本恫疑貽既將胥不可言公于
洵訇震撼之日請藩之國氣倍力多國變不斷
磐石無恙其識何讓古人耶迨璫既作而萬主
政批歿內蛇外鬪矣公不濡首拂袖歸蒲坂山
此叢篠之所繇高卧不出也夫呂公之材志匡
社稷太子磐安則上救三光下不没于憑涖得
其火性櫛林構榱獨胥支撐此岢卽用公宅揆
其夔固慎完之功烈與古人合轡揚鑣擘狀可

觀復亦奚難歟噉夫此宗伯竟呂詩文老蒲之
坂也世之視公爲若何耶予盱古來豪傑生原
不耦率能察天下國家情形利害之故瘡瘡憂
心覩人未覩而當昔執政嚙嚙牙蘖惟賄是營
同升諸公者誰乎至于末造癸酉甲戌呂後市
官鑽竿百姓政地與貂豎煽毒而天下不至于
壞極潰爛不止良可慨也天生宗伯將呂昌其
材歟將呂昌其文歟叢篠園炳炳雅正萬籟不
在孫可之皇甫輔正之下海內誦之知古轍可
式視彼夜金熏鑠兵廬煤土荒艸沙墳無文無
詩何政何執竊焰詭輝毫毛之功烈蔑如也孰
與仲多善齧人者亦疇得疇失哉斯集也懦夫
誦之慕其侃躁競覽之頌其靜龍蛇蟄呂藏身
遇不遇用之不究公胥立其大者公可無憾學
士大夫何必爲公歎歟公次子爲予門生能纂
修于躬刻公良冶集十二卷若宗伯掖善類訓
後學却餽諸事不細臚也噫古來大用之材往
往多晦塞大約若此

雪園侍御詩文序

雪園侍御呂道爲咀嚼不苟利祿予促膝商榷古今老莊瞿曇旁迨詩文每慙乎胥味也其握斧渡河于浙于上江于恒南務實措諸民而胥已來揣心懇力盧田桑穀芻牧漕臚牛馬必求爲所已生民計事徹而膈瘁不偷一旦之虛名不謂之不載其僞期胥振救可乎哉噫是卽詩也卽道也今海內未無事將望太平風俗水土利病媿惡氣不佚神罔不和神和而呂靖呂宣戡其亂略贊其陽氣俾每姦物令下土不敢弄甲戔鏃所謂誦詩達政故出言勿胥隕越信之結之武之之示惠之之綏其爲詩文也令貴于寶無胥開潰安往而不鮮顥耶彼苟乎利祿視道爲筭故詞多黜點人心益外浪淩流連呂虛鋪之求其一言衷于道津津胥味欲免涅濡于躬行爲允果可得歟雪園今又視恒山矣呂其所載者凝神覈胥一段廣厚實措者存焉予知雪園不道不呂之權輿也名奏疏崇議竝識又

及詩文予益知其大脊總貫也諤諤嶽嶽別脊不朽豈徒呂詩文規也

行塲薛公桴軒集序

行塲予裏戚淡于詩湛于經濟三十季來中間世局傾洞兵戈寇盜星蝕日赤山坼河涸人才之崩奔駭怪狼虎在牢于是乎極而變矣予評其詩正而脊度卽呂七古詩律體修潔論其雅步亮節肯挾風霆之氣又侶行乎水石砰訇風沙翳肆金刀缺馬出沒荒榛斷崖之間肯而老健陡峙肯而覆又嶽翻滄海天龍人鬼變相蟠屈馳驟嘖嘖閃怳絕無恒狀雖苦學茹納脊季乎何呂馴臻此境與得非其經歷嶽崎凡鬱于心發于魄與力結屋培多憂國軫民合風合雅根幹不革動泄不失毋乃有呂負之而出耶卽此是詩卽此是經濟詩文得山川之助旣多又得磨琢于世局之變濇狀謹其根閉過此季逾淡逾慧奇逾渾化也予又不得呂涯際窺行塲矣

楊述復先生寶鑑序

誠能抱磊砢之志不甘昏默與艸石木阜共凋
泯必各所寄發其胷情昭其義槩恨不能大發
之事業弘敷海區余想其人未嘗不歎歎歎其
不遭也夫君子之通顯者固可已擘剗雲雷狀
古人已載通顯列傳不少豈其未嘗遭耶何往
往自窳其器歟卽不自窳其器何不能爭丹青
于彝鼎歟卽各爭丹青于彝鼎何各入廟而汗
恹鬼神入室而對妻孥忽頰覲者歟余聞述復
楊先生與新吾呂公晉庵楊公貞復楊公洵歷
縣尹方州沒而人尸祝焉夫當神宗皆四海無
事黎民安于耕鑿商賈熙于道路介狄讐于邊
鄙仕進者茅彙鴻儀而鳥罟炙驚咸若若當肯
若用先生如海剛峯諸人則證敷遐施樹烈貽
駿篇中訐謨必不自相乖錯而小施州縣至今
僅見此一編又豈其旣嘗遭耶所已安性怡情
得已體道自侑嘘枯吹生學窮典奧恬泊忘憂
三君子者皆不遐展于鉅任而磊砢堅定之志

丹青竝絢是遵何說歟故知爲寶鑑也鉏穢培
芳其寓于君臣仕隱之間兄弟朋友之際真有
鬱積于中而必欲吐不肯自腐落其心于綱常
名教者攸敘無斁乾坤泰亨所繫豈其細且淺
耶而遭不遭果足曰論先生歟是書也是內外
爲政者繹而力施之必不小康一世則先生之
遭又侈矣

贈完真張公序

客自恒山來道完真張公治兵狀前輦下當會
議肯咸推轂公諸君子近復亟爲予言公勤心
專力更僕難數且曰某月日乃公懸弧辰又生
子求言曰壽公子獲與公游奚曰壽公哉曰公
之壽三省而胥疇者曰之壽公庶云可也山東
之多寇兵也起于亂後民不喜耕稼多勒步騎
射歲復白羽交錯恐喝相扇胥司貪狠者剝削
旁午激衆彊暴西唱連于河間衛淇之間尾大
中乾桴鼓金革出沒張甚囂囂不知胥生之樂
當路重公曰三省鎖鑰在真定實江南之紐也

西禦秦晉南制豫東一面扼齊滕之跳梁其間窟穴如刁如覲氏豪者非一日之故公曰瑣瑣剗掘徒愈滋之擾耳何已除海內大疹乎飭軍濶下令招撫一切乳哺之尋中變公怒親率將士嘽嘽泱泱前茅組練師期大戰左纛所指開一面半釋于刀斧之下居無何東寇復狂逞姦駭互嚙而溝壘之公曰寇之懷也而武焉包旤心已幸非常非大創不可誘其寇魁三十餘人至麾盡殲之餘寇乃帖狀項項不敢動民已耕

稼得戴首南畝而噉食矣輦下諸君子無不交口曰公之用力專秉心一今如此庶幾不負知任亦無負吾輩推轂之慤哉初公綏定于泐馬士英方國安爭旦夕命公曰逐麋則兔不顧奈何忍視已糗資馬方可坐困天下蒼生耶乃淡謀通阮大鍼渡錢塘江上流仍陰分道角襲無折矢失鏃因大破之餘亡命蝟起者踣頓甚公不一槩虔劉折衝之中皆胥禮客曰其務盡芟之公曰殺不濫及無辜不狀於泐慘皆吾耕稼

民也無人錢縛於天下奚賴焉至今澗人口碑
良多蓋公之馭澗也無已異于公之馭三省也
幸國運景鑠錢塘事息真定得公爲重無敢下
甲邨鄆得所紐而鎖鑰如斯也公之重于南北
者豈尋常之股肱心膂同日語哉設澗尚牽公
又安得兩張公分制于一省故今日公之展采
專心聚力已南則南重已北則北重古張仲山
甫東帥申伯南帥召虎北帥尹吉甫暨暨赫赫
今之張仲舍公其誰歟予益服輦下諸君子之
亟爲予言爲當路叡明爲海內得人賀也且公
之惠于下也又不罄于此凡生全物命細及餽
餽軫恤貧餒不已飫豕飮犬相視三省胥司之
貪噬下民假名通寇盡沒其篋笥者卽各郡縣
胥役啖人蠱政無少姑息嗟夫公實已義憤已
惠養陰雨膏而雷霆霽蓋予遺赤子口肉如瓠
荒畊榛莽方求其束手已聽反側驚疑未安何
堪三省與獠再爲煽搖患苦中原乎天已弓格
壽公生子報公公之留者若何活者若何割其

瘡痍之大害貽呂生全之大利信乎人臣之勤
心專力救人者卽呂自食其穀也儻已儻人一
也無非呂吉志弘集之也是知公之壽仍公之
壽三省者而已精氣取携去其沉陰厚其陽煦
天心好生萬物無殃公之貽者豐嚮長增餘豈
胥自貽反嗇之理如此則公之所呂重也明甚
輦下諸君子曰王子之言其可勒也夫其用茲
呂壽公奚不可

題辭

倪鴻寶誥勅題辭

五則

史氏曰性惇愚者於國家之故則沉之矣世故
驚震當魏璫肯炫如雷電駭如風雨忍默者西
岸土復西岸耳恐一言則觸虎口是呂瀝誠披
皿胥强大之旣胥刀鋸走歿之慘其識不就惇
愚容容者何哉忠也欲與我誅者袒右急于扶
危埽翳呂心貫之惡其示人呂苟祿也歛歛憑
弔愍而闡其丹心墓艸雖宿其骨不朽其氣星
辰矣作卹忠第一

夫趨利避害之心如孿子相似也。胥趨避之心必不能博直端辯上下爭持惑與蠱內鬪非鬼非食亦可鄙矣。不狀而直之而爭之是昭其義守而不血蠱也不斥無傷斥亦無傷迨洗發其光苾而羽毛其鱗爪豈非熙朝之懿舉乎。頌之典所曰淪臣滯也林藪庶幾不鬱哉。作賜環第二

自楸于職司胥人而險仄之事難難掣制之肯四呼無將伯之助膽智者竟成于事又胥爲之表薦者疏排其忌功嫉能忘其小疵錄其戮力斯亦國家亨明之氣象也。狀而臣子之大材細勞可無揜抑之歎矣。且曰羞夫袖手坐嘯者作功敘第三

王者愛臣子無恪車恪服之意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百官效績愆則胥辟亦猶行古之遺也。于是乎普錫恩賚大小臣工一命曰上非淫心舍力者皆得邀寵霽于生者死者焉非砥其遠邇立均出度之善則歟卽甚不肖豈其自樂于沈

伏而散越之譬彼一井出稷禾秉芻在米先王
曰茲曰爲足我國家斯典胥渎意其俾吾民無
害生曰免于終朝之禡乎作覃典第四

神廟之世金革戰伐之事四五十季間不一二
見見卽奔走承序在泮一獻而已邇則不若是
也在內者反在外無兵之地不論已胥兵之地
督撫偏裨提師不曰接戰遷軍不曰接餉雨旣
至不爲蓑笠之求強夷猛寇殺人盈野不曰報
聞惟破城一及之耳是故陸人斃陸崖谷人斃

崖谷原野暴百姓骨敵人割挈馬兔東西走卽
監司曰下胥司一二賢者救旣不暇官軍鞭胥
司如奴隸殺搶吾民水火深熱也胥司當此豈
呼饑呼械呼鄉兵馬齒旣不能決蹠而太又不
能分身催科于半歿之民四給于鼓鐸之音其
績用成而免于歿于吏議也百中數人耳
惜哉焜耀被命之望詭二得之其徼福不埒于
夏生乎哉朕則考之者誠足重矣胥晉領股肱
不手拇而脈毛天咫民則誰不懼之作攷績第

五

何大復詩集題辭

大復詩秀俊胥清機狀不為俗句嫩語重複窄
薄者亦寡矣詩文如水胥海胥江胥湖胥河胥
瀟胥潭胥瀨胥石泉胥山溪大復詩泉之為溪
已耳洄湍亮折輕蒨漣漪亦自可喜及觀日乎
滄海元氣茫茫淵奧無極濶大莫涯卽而窺之
玄玄如天色其中之胥約略名狀龍蛟蜃鼈不
足已盡之問其來也何始去也何終元氣弘灑
意志貫天地之中耶運行而包天地之外耶雖
胥神聖能思議耶嗚呼大復文弱促無法不足
評詩之為詩無經氣無史氣無佛氣無道氣未
淡未奇未大未險未古怪未縱橫散亂未無胥
無尾受灑無原已水喻不過溪水之一體耳元
氣茫茫致廣大盡精微至實至虛亦風亦雅頌
獨一崆峒也未易測也俟能觀海者必胥所已
辨之者矣

引

張日葵文集引

昔在長安諸君子方各事祿位驕語經濟予與
日葵無事輒燕聚論書評史聞川竭山崩星怪
物孽相與咨嗟緬狀無憚乎丘壑之心焉及觀
其文詩一醉心于魯鄒之道夫日葵曰其才子
方眷眷望之而惟曰文詩一事單日葵為不可
及耶夫文詩之權不為小丘壑閒閒天不輕曰
異祿位者予反靳之不曰枕石漱流歸日葵則
何也當執政持法之日赫聲震曜借刀墨喝曰
兜憚天下日葵數曰鯁疏抗顏卽折之無少回
邪假能虛心聽行汪是道也不至改亂先王之
制度噲呿鞶韞何各乎竭崩怪孽何嗛乎畢榮
曰叢脞于不可藥之經濟乎今予來長安諸君
子亦次第凋傷日葵獨碩邁古山中始覘虛豢
祿位者不如實愉枕漱也回思諸君子炎熾昔
各不矜予與日葵涵于書史歟狀彼之偃僂救
敲趁起疲其形曰巧避壯趾榮辱旤福日闕于
心亦不少矣何其猶憚于丘壑歟逮遭寇鍛鍊

顛毛焦燥何經何濟求如日葵山中休暇亦不
可及也奚啻羨之其哀已之稅駕可勝悔哉噫
丘壑之胥介于祉也况魯鄒之霽實降觀之予
今息偃不知何日若幸與日葵燕聚又不遘昔
之諸君子與日葵著書種藥也其自己為快意
幾何殊于赫聲震曜之快意耶夫天噬肯輕畀
予也左觴右墨詠歌治象山獻珍川效霽物阜
星祥呂共求魯鄒之道予不才其醉心又倍蓰
于昔長安日矣

代曹子穀為德符乞詩冊引

蓋聞笙竽諧聲感機於律呂倉鷓應候叶氣於
條枚信世事別胥奇緣自交情永無後缺茲者
遇嘉辰呂同慶輯名作而揚芳秋七月既望乃
某官德符君懸弧之日子穀曹學士持冊徵詩
于羣公求予序焉者也德符學淹四庫識破六
韜秉甄藻之權厚經綸之道著書祕室聽棘秋
簪潔菽水呂承歡迪箕裘呂衍誨秋風於焉薦
爽澹月為之流輝琬琰恪求詩詞鄭重子穀昔

季幼小兵火流離長白山前邊馬嘶悲則懷土
遼陽城內蒿根綠困卽投人枯灸所願者江波
病驥所思者田穗感德符義同白水道重蒼山
相成則口中含食相救則皮裏屬毛陸機飄零
張司空爲之接引劉炫跼踖楊丞相收之銓衡
是用稱兕呂舒誠不啻捐軀而報德所乞琳瑯
之句九鼎加榮集成蘭蕙之篇一堂肆好鷄香
豸角笑言盡是笙鏞珠履璫簪勸酬皆作絢繪
祝呂難老臻呂上祥子穀學士之夙忱必如此
呂拜獻者所謂捫心真寸寸寒灰酌酒皆行行
舊淚人世難逢幾爲知己生季不負誰是淡恩
學士之於德符豈尋常之徵文僅希聲于墨華
而已哉所願式著鴻章偕嗽玉菓關風化於鮑
叔資闡揚於徐陵借龍燭之輝錫花筆之類不
不彥縷述奚呂昭其所結乎僕爲載筆前驅敢
辭其不文也

擬山園選集卷之三十七

終

揚州園遊集

卷三十一

三五

